

從「符碼化」 到「再符碼化」 —— 當功利文化滲入審美意識

From 'Symbolized' to 'Re-symbolized'
When Utilitarianism Infiltrates the Aesthetic Conscience

曾肅良 Suliang TSEN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研究所助理教授

前言

記得在二〇〇〇年，國際知名的建築師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造訪台灣，他在演說時強調，建築雖然是實用環境的產物，但是建築是藝術創作的一環，堅持「獨特與唯一」是建築師應具的思想與信念，建築的實用性根本是低階的問題，建築師能被尊重的是「對文化的使命感」，他更以「過份強調實用是台灣建築界的泥淖」對台灣的建築環境提出建言。¹

事實上，彼得·艾森曼也一語道出了台灣文化藝術界發展的弊病，文化藝術與消費意識結合的型態，在台灣往往被過度地強調，究其原因在於功利文化的盛行。

功利文化源於資本主義下所興起的商業潮流，它激發了流行文化，一波波的時尚雖然帶來了日常生活的變化與樂趣，但是卻因為短暫的風潮，缺乏深沈的反芻與積澱，而形成速食、虛榮與泡沫式的文藝品味，在審美意識的領域上，我們並沒有拓展多少精神的創新，相反地，卻朝向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所稱的新的「規格化(specification)」、「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的狹隘路線，於是功利主義所衍生出來的實用、虛榮、投資與矯情等意識型態成為台灣審美品味的主流。

以政治、經濟為主的文化消費系統

文化人類學家摩根(L. H. Morgan, 1818-1881)認為，在文明時代裡，經濟和權力將會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而許多馬克斯的思想家們更是認為，資本社會的走向將使得經濟成為一個社會的「上層建築」，如文化、宗教、政治等的基礎。因此在現代資本社會之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政治家們總是大聲疾呼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在總體資源分配上，政治與經濟卻總是成為主要議題，文化則往往淪為次要、附庸的地位，或許我們可以說文化是肯定個人與族群地位、確認自我存在意義的工具，在文化上形成一種自覺(cultural awareness)，要求個人定位與當地文化的彰顯(cultural identity)。但是在現代社會裡，它無可避免地必須落實在經濟的機制裡，建築在經濟與政治等權力分配的架構上。

考究其原因，在於資本主義與中產階級的興起，政治改革之後，掌握了決定政治勢力的方向權落於民衆手中，而其日益壯大的經濟力則掌握了消費的走向，中產階級消費的需求，促使流行誕生，符號的競爭繼承了法定的社會秩序。符號被解放了，它不再指稱義務，而是指稱被生產出來的所指(社會地位、財富、權勢等意義)。大部分的階級都被納入了這一套符號交換系統。

流行文化的氾濫，破壞了昔日專制與階級社會、貴族品味的優越性，而驅動著審美意識走向「平民化」，原本「平民化」理想意味著一般大眾可以欣賞到昔日舊社會所無緣聆賞的精緻藝術(high culture)，一九八七年Sinfield提出「將高級文化帶給平民」(bring high culture to the masses)，但是如今的「平民化」卻意味著「通俗化」、「庸俗化」與「商業化」。後現代文化朝向通俗文化，高級文化和所謂大眾或商業文化間的界線被取消了，出現了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所稱的「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此種文化工業正是從利維斯、美國學者阿多諾(Adorno, Horkheimer)和法蘭克福學派以來的所有現代思想家猛烈抨擊的對象。普羅大眾所處的階層，正是政客與資本家們為了攫獲選票、金錢與權力而拼命馳騁、投機與冒險的新樂園、新戰場。在供需關係的原則之下，它自然引導著文化活動與消費的結合，而形成一種「以政治、經濟為主的文化消費系統(cultural consumption system subject to politics and economy)」。

「純粹藝術」與「純粹藝評」的泯滅

古代藝術家必須依賴專制社會裡君王或是貴族的贊助，而現代藝術家所要服侍的對象，卻是現代社會的「新貴族」，一為因民主機制而誕生的新寵兒——普羅大眾，一為掌握政經權力結構的新霸權人物——企業家與政治人物，他們都是掌握經濟與政治權利者。差異之處，在於經濟在現代被物質化的社會裡更被迫切地需要，更被誇張地強調，就中國而言，現代藝術家不像古代的文人藝術家尚可以躬耕自給，藝術創作活動純粹為交遊酬酢與心靈娛樂之表現，在現代藝術家身上所顯現的事實是，一旦缺乏經濟的基礎，文化的活動力將奄奄一息。如此便宣告著藝術家必須向商業勢力低頭。藝術家創作人格的喪失，更宣告著純粹藝術的死亡，視「新符碼」的創造為第一要務——以攫取金錢為目標，反映在商業畫廊的逐漸性格，藝評家與策展人的商業化與政治化——藝評家與畫廊、博物館的掛勾，收藏家與藝術贊助者的投資取向，在在都宣告著「純粹藝術」與「純粹藝評」的死亡。

在此一關鍵點上，我們可以看出政府的施力點，應該扮演教育者的角色，著眼於提升民眾審美水平，而非一味「討好民眾」，或者藉由「文化糖衣」來遂行其政治意識型態改造的目的。在此一以經濟利益馬首是瞻的時代，精緻文化(high culture)的提倡，更需要政府的贊助與支持，其中包括藝術人文教育的規劃，然而審美教育非只是在學校教育系統裡運作，更要推廣向更大的社會層面，否則審美的水平，只會被導引朝向大眾化的娛樂商業特性，這絕對不是文化藝術的提升，它只是一種表面看似文藝多元繁盛，而本質卻是無聊、卑鄙與低俗的荒蕪假象，美國詩人艾略特(Billy Elliot, 1888-1965)認為：「資本主義沒有文化」。²阿多諾(Adorno, Horkheimer)也曾經對流行藝術做出批判，「流行音樂結構簡單，旋律反覆，機械敲打，像刻板的公式一樣，聽眾獨立的思維，豐富的想像力瓦解了，聽力退化了，處於被動的依附狀態」。此一現象印證在台灣，即是大多數媒體為著商業利益(以人氣、票房與收視率等為依歸)不斷地釋放出「大眾化式的庸俗」，在愈低俗愈有市場性的考量之下，導致「愈低俗愈是高級」的偏曲觀念，如此一來，整體文藝素養當然每況愈下，上層文藝的欣賞活動趨向停滯或退化是必然的現象，試想當一個社會的少數菁英所創作出來的精緻藝術因政府的漠視而遭到商業利益的排擠，如何鼓勵並培育出一流的、具備深沈人文思考與創意的藝術家？當大眾皆步入庸俗的美學系統，將只會產生庸俗文化的多元化，如何產生一流的欣賞者，如何擁有一流的贊助者，又如何開創出屬於我們自己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藝術？

藝術家者已死(the death of artist)?

政府所謂「市民文化」、「常民文化」的口號，我們不否認上述文化的重要，也不否認「親民」的重要，但是發展精緻藝術，教育民眾提升其審美素養的重要性卻被嚴重地忽略，過分強調「以民為主」，一味「討好民眾品味」的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後果是以不斷湧流的流行文化為主，而非深沈的思索所積澱出來的文化層。目前台灣的後現代化處境其實是很負面的。過度的物質主義乃是建基於現代「發展」與「成長」的意

識型態。在臺灣，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成為主導的生活型態。接續在過度的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之後，乃是極度渴望快速與不斷的改變，同時也顛覆舊有的事物。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提醒我們：「我們乃是愛慕新潮的一代(neophilia)，愛戀新的事物」。的確，當代的台灣具備了後現代社會中的迅速與不斷改變的特徵。媒體不斷地、瘋狂地追求新符碼，將藝術與商業經濟、政治結合，在一幅幅藝術界活動的影像裡，一幕幕藝術名人作秀的歷史取代了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藝術的本質模糊了，當它的本來意義崩解，它散漫成為什麼都可以是的「變形蟲」，它可以成為藝人作秀、政客搶選票、藝術家標新立異的「寄生物」，沒有新符碼，即沒有新議題，沒有機會製造新的幻象，那就等同宣告政客、明星乃至媒體的死亡，所有一切環環相扣的生態圈，只是為了再創造一個又一個可以愚弄大眾、欺騙大眾，而具有功利價值的新符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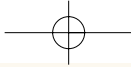
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所提出的「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author)」可以用來諷刺部分現代的藝術創作者。³羅蘭·巴特指出，這種不具個人主觀與特定經驗的符號記錄是「作者已死」的表徵，因為「文本(text)」不再屬於個人性的敘述，而是經由個人所傳達出來的語言記錄；作品也不再是個人的表現，而是藉由藝術家的手法，記載外界文化所累積下來的符號。⁴既然藝術並非個人內在的呈現，而只是一個個符號的表現，在藝術的創作與評論的行為之中，創作者與理論家只是一個傳媒或介質，自然都不願也不能為自己的詮釋負責任，他們以「創意」為藉口刻意地閃躲，似乎深怕被貼上「不符合後現代思潮的標準」的標籤，而受到排擠甚至淘汰。因此，當藝術工作者的自主性與尊嚴被硬生生地剝離，促使藝術家、藝評家與美術館加速逃離原來被認為應該獨立、自主、客觀、堅持與遠離商業利益干擾的文化工作者的本位，而不可避免地，只能紛紛融入商業機制，為商業利益效命。

以「再符碼化」構建擬像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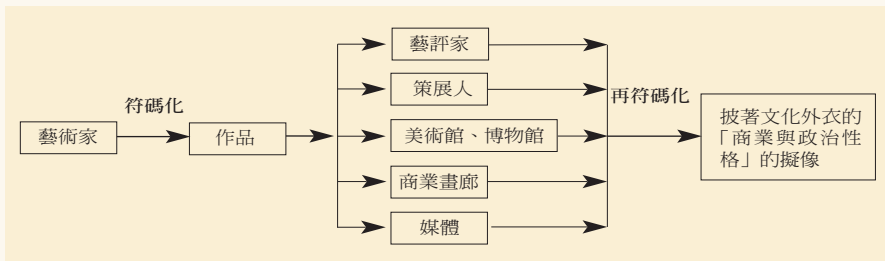
表面上，現代的社會是高度個人主義、享樂時代。但是在憂心忡忡的學者眼中，個人的自由卻在削減之中，面對愈來愈激烈的社會競爭，藝術家看似自由，實際上卻逐漸淹沒在巨大的經濟消費洪流中。或許我們應該學習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84-1900)宣稱「上帝已死」的勇氣，大膽地宣稱「藝術家已死」，普普藝術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就曾說：「我就是個機器——那個生產藝術品如生產商業品一般的機器」。⁵道出了在商業消費時代，藝術家的任務便是像機器一般的生產。⁶胡賽爾(Huysen)就認為普普藝術就如同商品一般，因為文化工業已將藝術的生產視作「交易活動」的價值，而非藝術本身的價值。⁷

既然藝術家以流行趨勢為其創作主軸，而且不再背負有表現圖像意義的責任，這個圖像意義便操之在評論家、策展人與博物館、美術館的手裡，但是功利文化卻染污了評論家、策展人的思維，更扭曲了博物館與美術館的政策。隨著審美素養的低落與文化認知的流轉不定，所有的意義都變成不再是定型的，它流失在一般民眾迷惘的心靈之中，當標新立異成為一種時尚，譁眾取寵便成為吸引消費者的主要手段。因此，布西亞(Jean Baudrillard)在其《擬像》(Simulation)一書中，便指出這種文化，事實上，是一種充滿疏離性(alienation)的「擬像」現象，而且「它與任何基本現實都不再有任何關係。它是完完全全的一個擬像」。⁸

現代社會裡，「擬像」環境成為政客、媒體、藝術家、商人們塑造其虛擬價值環境，推銷其「影像文化」的最佳憑藉，他們所積極從事的工作亦即「再符碼化」，構建出一個法國哲學家布希雅所謂：「比真實還真實的擬像社會」，於是一個充斥著「符碼化之後的再符碼化」的虛幻文化在台灣社會成形(附圖)。



附圖 從「符碼化」到「再符碼化」



象，就無法真正落實於民眾審美教育，真正提升整體國家的審美素質，就無法營造一個「上層文化(精緻文化)」、「中層文化(流行文化)」與「下層文化(傳統與民間文化)」健康互動的藝術環境，就無法建立這個社會尊重與

包容多元文化的胸襟，而一個真正富而好禮，以人文關懷、深度思考為導向的理想社會也就永遠無法到來。■

結論：期待一個以深度思考為導向的人文社會

筆者認為，藝術絕對不應當服務於主流權力控制階層，包括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控制，在經濟利益上的主流勢力，大多數只在乎於其本身的商業利益，不在乎社會責任，譬如刺激盲目消費的商業廣告、麻醉心靈甚至污染心靈的流行歌曲、逃避式心靈解脫的流行文化與消費時尚、短小輕薄的言情小說、連續劇、綜藝節目、主流媒體等等「幾近弱智」似的愚民效果，都是現代社會異化人們心靈的助燃劑。

尤其在台灣此一充滿殖民性格的社會裡，缺乏悠久、渾厚的文化積澱層，而長久以來族群的分裂，更造成政治意識型態的分裂與文化中心的認同的模糊，因此，大家盡量避談主體文化的建立，事事講求表面、粗略的速效，事事短視近利，以投機為主流的心態成為台灣社會的基本性格。此種基本性格造成極度功利的台灣社會，在文化消費導向上，形成藝術消費一窩蜂而且商業導向的習慣。短期看來，文藝活力似乎豐富繁盛，卻流於庸俗、單薄與虛幻，長期來看，卻是審美與創造力能力衰弱與文化空洞化的起點。⁹

政府所主導的主流體制與權力控制中心，應該透過各種管道進行超越功利主義的多元價值的審美教育，並接受文藝與學術界的良心批判。如果政府無法自外於黨派狹隘的意識型態，無法釐清其與自私的商業利益掛勾的誤解，如果政府無法瞭解「精緻文化是長久的」而「流行文化是短暫的」，只一味「急功近利」地營造文化熱鬧的假

《註釋》

- 1 丁榮生(2000, 12月3日), 彼得·艾森曼談空間設計黑洞原理, 中國時報。亦見丁榮生(2000, 12月3日), 實用是台灣建築界的泥淖, 中國時報。
- 2 Fredric Jameson(2001: 45), 唐小兵譯。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台北: 合志文化事業。
- 3 這位法國著名的思想家最具震撼性的名言: 「作者已死」, 主張作品本身存在於作者以外的生命, 因此在作品完成的瞬間, 作者與作品的關係便宣告結束, 解讀權釋放回歸於詮釋者與讀者手中。
- 4 Thomas McEvelley(1991: 101). *Art & Discontent: Theory at the Millennium*. New York: McPherson & Company.
- 5 Andreas Huyssen(1986: 141-159).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Pop*.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6 安迪·沃荷不但以版畫絹印的大量方式生產藝術, 而其內容更是挪用流行文化的現成產物。
- 7 Andreas Huyssen(1986: 141-159).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Pop*.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8 Jean Baudrillard(1983: 11). *Simulation*. New York: Simiotext. It is the reflection of basic reality. "It masks and perverts the basic reality. It masks the absence of the reality. It bears no relation to any reality whatever: It is its own pure simulacrum".
- 9 國內美術系學生的素質每況愈下, 已經是許多教師的共識, 目前所培養的學生, 許多不僅忽略了基本技巧的加強, 更忽視了培養閱讀與思考的習慣, 作品一心只求標新立異的驚悚效果, 內在意涵的營造則薄弱不堪。在形式上更是七拼八湊, 徒然突顯出其思想凌亂、破碎與表現能力虛弱的致命傷。反觀大陸美院的學生, 技巧扎實, 作品思想與觀念統整, 創作與理論人才輩出, 對於將來的文藝競爭力而言, 此一巨大的差異, 值得我們警惕與思考。

